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輯
沈 雲 龍 主 編

近代二十家評傳

王森然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集

精裝：十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雲龍

發行人：李振華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金氏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66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為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近代二十家評傳

王森然著

錢玄同題



近代二十家評傳序

一時代最大多數人之思想言行，必隨極少數出類拔萃之學者之思想才力而轉移；其轉移之動力；兵革取決以和戰；青年志士各趨所宗而追求；農工商實業隨用仰而奮勵；靡然而風，轉移變化；是亦甚，非亦非；行亦行，止亦止；應亦應，送亦送；窮亦窮，取亦取；保亦保，變亦變；其則靡爾從，靡爾離；雖有直捷捷捷，執極情極，或多成寡，有偏有全之各殊；而要其以一時學者思想之結晶，而成一時代之風潮事業，將為當世所實之文化大綱，則古今中外，莫不皆然。史冊屢屢，何待措教。而英雄討之苦心，會國之精神，進化之偉烈，自是之智慧，論世變之戰力，孰非各本用備，各展其才，而各有其不可磨滅者在？

大綱之總，以次推展，雖或因然料項以及人時之關係，然有伏線或冥註；但先如不然，後無從繼；亦不能謂其口為也，是段為不總，文化思想之承運，絕無懸然之火線；先其其概，後承以繼，必為之期，何從而本，且當時為新，當時即舊，今其為舊，後亦日今非新。故僅可謂文化思想之演進，有以律致耳；若其演進者為不總為無恒值，則大謬不然。發明機械者之不慮度而創出輪船，亦謂創出輪船者之不行於水與水共舟，所有輪船代辦之中，皆負承先發後之任，而皆曾有其相與社會之功。為可不俾其被阻礙而最有關於世之學者，似其事，與其心，使教其一切著作；以與那一時代思想起伏之關係，及與傳佈之關係，及其有關於政治

社會教育文藝之大小，俾優之人得以考覽檢討？況其牛者，猶在努力不懈，其成功之所屬，應歸何人耶？

定縣王君森然教育事業而兼文學家，講授著述之餘，頗致力國學之整理，曠蕪吾國近代二十家評傳前無倫，余抑繼之。見其所收心，非一代宗師；即各學專家，詳探實行，細大不捐，以推闡之業，寫筆洩之事，咸散并陳，功過不掩，開胸鑿腹，許論悉精，而於國人思想革變，主張同異，咸相反而相成，絕矛盾而互著，尤能尋根探源，顯微隱微，不愧為國人知己！直現代有價值之信史！故吾以為即名是書為中國近百年學術史亦亦可，或名是書為中國近百年學術思想變遷史尤確，余先請為快，復有感於中，烏可不賞！

一九三二，九，一八，於北平，陽原王繼德。

自序

今日之社會，乃一黑暗卑劣無禮衰頹之社會。上自國政，下及民生，無分公家事業，及私人行爲；跌於日聞於耳者，無不令人震驚絕倒失望傷憤。此種現象，既無愈於數十年前，然則此數十年間之一切勞動不歸誰種大小，南北京省，其無益於國也可知。救之之策，端在改正國民之根本信念。根本信念：一爲學術系統，一爲實用運籌。如不詐不欺，必忠必信，見義勇爲，作事負責，高尚其心志，篤厚其感情，堅恒其精神，永固其毅力，兼團體而輕個人，崇公理而抑私欲，精神方面，固能使全國青年，各求能力之鍛鍊，事業之奮進；消極方面，亦必使全國青年，求人格之感化，以正徹其一生之信仰，鞏固其自立之基礎，庶所謂實用運籌也。人格既立，求之學術，學術養成一日，風氣自然有變。小之可以獨善其身，大之可以兼善社會，然後國家任何事業，任何政策，行之皆可收效；有何當局，任何上政，絕說改革，皆易成功。反乎此，則江河日下，莫之能救，如緒繁多，名義靡繁，益爲禍亂無名之階也。

試觀今日之出版物，爲了某君之創製品，其能維持學術系統，增進實用運籌者幾何？不特無有，且多於相反對之方向用力，言學術設立門戶，私相愛憎，背道德教育義務，而登海淫。欲求其人之言論上頓，氣節躍度，足爲一代青年範者，不可多得；欲求社會之不黑暗卑劣無禮衰頹，又烏可得耶？兼吾國之國民性太偏重於功利也久矣！惟事計算順行，精神疲費，行事軟力，兩俱缺乏；今又加以國內政治之噴霧，重以朝

舉經濟生活之要道，斯言乎修身立德成仁救世之偉大心學功業也。國人沈沈睡去，至今不醒。易曰剝離，新云喪邦，四萬萬人之處之邦，而不相與辨之與之者幾希矣！數十年間，海內才智有志之士，曠多沈淪政潮，無庸以終，然魁異奇傑志行峻然，數十年如一日，學問氣節，足爲一代青年範者，不無其人。雖時而生者，固多志氣事成，聲名滿溢，聲榮安樂，人所易知。獨先時而生者，其所去無一不拂反，其所事無一不悖折；而其攻身，亦復窮愁潦倒，奇疾殊疾；或舉國激殺，或干夫所逼；其乃殉國捐軀，轉手清寧，而其學問之淵博，道義之高尙，理想之宏遠，熱誠之深厚，毅氣之雄偉，意志之堅強，均極絕一，一，其時無匹。雖當時爲舉國所嫉視，又何傷於輿勢滔滔勢駁之原動力，解千古而不寤哉。聞二十世紀新中國之史書，啓數百年後德性恩潤之深流，其學術思想，精神事業，皆其最後之戰那品。比於時人所譽，招時人所拜者其大多矣。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晚近數十年間，爲我國學術思想變遷最劇烈之時代。內受專制之蝕毒，外遭列強之侵凌，我國民感受兩重壓迫之痛苦，政治上社會上一切之制度典章；學術上思想上一切之系統信仰；均早動搖不安之現象。舊有之文化，既已漸次破壞，失其付力；而新興之思潮，又未能適切當宜，貫徹發揮；以致舉國惶惶，靡所依歸。有人騎馬，奔走曠橫，各是其是，各奔其奔。皇統紛之花樣，五光十色；道矛盾之雜事，亦楚亦秦。議論無重心，風化漸沈淪。狂瀾已調，難爭砥柱之功；木灰既死，恐難再燃之理。余因國內顛學窮術，二十七歲，片言隻詞，皆足以佔然傲人之氣，求然當人之心；一筆一劃，又皆學術乎學術，創紀乎民權；雖其立論不

同，主張各異，而其勢並重，其影響甚大，其任皆頗具權威。觀此一編，此數十年事保守固執，即於運動，革新運動，與革命勢力，膠結勢力，血肉相連之結果，顯現於目前。雖不敢不讚，首論主張，雖謂條件，而其學問人格，皆有甚長可取，苟無由此無出一度，以正學術，而展文化，是尤余之厚望也。語云：「無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東來之學術思想，千變萬化，不知究竟，國內已成紛紜之象，無處度之可據；外來之學說，又非生存所制，致國學多，所應適應於吾國之社會，此各家評傳之所以為當務必要之問也。惟余亦不足以動人，文不足以申意；且憤世嫉俗，易流於觀，一訂初稿，靜意未周，讀者故我責備之忱，倘非口給之稱，則亦甚矣。雖然審子獨立，悅於執筆；公私噴噴，適於其管；附歌備奔之中，泝火精神之下；舉國則周覽得失，閱論人物，亦以無可奈何之嘆，存十分忠厚之念，始於敘傳之中，寓微諷之意，亦直是無從善轉也。茫茫神州，曠無保守之責；沈沈學界，固殷慎傷之思；懷學術系統實用應備之義，得安樂則解開虛介特之士，轉二十年，非敢云備數獻，聊資檢束已耳。所恨生晚，故者不及聞其緒論，生者未獲領交實談，雖有二相繼，關於時事之各異，膠固久矣慨歎，幸爾情願，道固歸國之處正多，倘得風結，實所企禱！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

王顯哲關於北平教育書展

近代二十家年表

近代二十家年表

姓名	字	號	生年	卒年	籍貫	年數
王國運	壬秋	爾爾	同治十二年(壬辰)二八三二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	湖南湘潭	八十五
吳昌碩	伯暉	蒼廬	道光二十九年(甲辰)一八四九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浙江安吉	八十四
代曾斌	子瑞	宜齋	道光三十年(丙辰)一八五〇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	浙江嘉興	七十五
何炳堃	鳳孫	寶珊	道光三十年(丙辰)一八五〇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	山東濟寧	八十
李平	學平	六龍	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	四川資中	八十一
林舒	學南	長齋	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	民國十三年(甲午)一九二四	福建閩縣	七十二
蕭宣	又龍	龍溪	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	民國十年(壬午)一九二一	福建政寧	六十九
廣有盛	潤夏	長齋	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廣東南海	七十
羅益五	敬甫	碧雲	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	民國十五年(丁未)一九二六	浙江上虞	六十九
章炳麟	秋荻	太炎	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	浙江餘姚	六十九
熊啟超	卓如	任公	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	湖南衡山	五十六
王國維	靜安	觀堂	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浙江海鹽	五十一
陳西滢	仲甫	仲子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	安徽懷寧	五十五
周樹人	豫才	魯迅	光緒七年(辛巳)一八八一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	浙江紹興	五十四
章士釗	行嚴	孤桐	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	浙江紹興	五十三
劉師培	申叔	左庵	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	浙江紹興	五十二
李大劍	守青	左庵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河北藁城	三十九
胡適	適之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安徽績溪	四十四
吳宓	甫之	杜衡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四川	四十二
李季	平齋	國是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		湖南衡山	三十九

近代二十家評傳目次

排列以生年前後爲序

王闈運先生評傳	一	一四
吳昌碩先生評傳	一五	一三〇
沈曾植先生評傳	三一	一五二
柯劭忞先生評傳	五三	一六八
廖平先生評傳	六九	一八六
林紆先生評傳	八七	一九八
嚴復先生評傳	九九	一二〇
康有爲先生評傳	一二一	一五〇
羅振玉先生評傳	一五一	一六九

章炳麟先生評傳	一七〇	一八八
葉啟超先生評傳	一八九	二一〇
王國維先生評傳	二一一	二四八
陳獨秀先生評傳	二四九	二七六
周樹人先生評傳	二七七	二九五
章士釗先生評傳	二九六	三一九
劉師培先生評傳	三二〇	三三五
李大釗先生評傳	三三六	三五二
胡適先生評傳	三五三	三六一
郭沫若先生評傳	三六二	三八〇
李泰棻先生評傳	三八一	四〇八

近代二十家評傳

王森然著

王闓運先生評傳

王闓運字壬秋，一字壬父，號湘綺，湖南湘潭人。生於道光十二年壬辰，（一八三二）卒於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享年八十五歲。幼以神童稱，三歲能字，十九補廩生，頗有文名。年二十即授城南書院於長沙，設帳教授子弟。太平大亂時，避鄰鄉黨先賢會國壽之講席，馳驅於戰陣之間，彼時尚有一段佳話，蓋先生嘗向會國壽勸告曰：與其支神此靡朽之清例，不如代清例而統一天下。使會國壽惘然不安。避平之際，天下幾成湖南人之天下，同志皆得伸青雲之志，而先生獨隱故山，耽於學問。光緒六年，應四川總督下寶楨之聘，兼督成都之尊經書院，後因兵部尚書彭玉麟之請，兼督南州之船山書院。又任兩湖書院院長，兼任為翰林院檢討。又任湖南學館副，民國元年十二月，為袁世凱所強邀，入北京任國史館編纂，但不為仍隱居於長沙。五年十月二十日，病卒，其為人，英氣磅礴，舉凡四十年之風，處，子，集，無不涉獵，其蘊蓄遠深之淵，可於兩軍志，莊子註釋，刑論釋文，及其他等身之著作中見之。出其門下求學者，皆一時之俊秀也。當時以文學之中心則有名之白鹿洞（廬州）歐陽（長沙）石鼓（衡州）及文（句容）四大書院中，湖南獨有其一，故有南學之風稱，乃文獻之邦，始學淵源之嚮出，固為空濛之河，亦有固結之草莊。無由情求以國民國之

湖南嶺學，即有先生與王先謙、葉德輝三人，均以一代之名儒而知名者。先生又與王夔之、于文瀾、傅博之、文家也。近世學界之比德之學者，在湖南中實爲罕見。先生雖以前清之進士，入翰林院，長於經史，名顯國門，多出其門，以舊學索之首領，與康黨同時，辛亥後爲新派所取視，歸隱田舍，努力著作，著有南嶺書樓讀書補註，及其他。葉德輝爲三閩中之少者，亦連上出身，以著文名，民國成立後，曾作湖南教育會長。牧齋古書珍錄，每三十五萬卷，其爲人以一代之碩學，而談時事，增進奇議。（民國四年中且交涉，曾爲德日之五領，以其住宅作大本營）故時人稱葉德輝有古樸義之風，王澐雖先生有仙骨云。湘綺少時，弟於某氏，有女子愛之，以爲才及國秀，其父在湘，微見其意，使其祖母問之曰：湘濱王生，尙有女子，情太窮具。女子愕然，亦曰：窮亦不害事。其祖母曰：然則汝肯嫁若耶？女子益慨然，繼歸湘綺。即蔡夫人，爲湘邸中姊也。余蔡氏頗諳其事，義昭邸中外孫，私語如此。（見甲寅第一卷第三十四號觀林）云夫人作人於德，無犯於禮，足爲嘉話，本不宜諱，湘綺文中亦不及，殊爲缺事。謝堯云：湘綺弟某氏，有女子見之，愛其才，父母窺其意，爲遣某氏，永已定矣，自有他故，事不得諧，女子絕望他死，即湘綺獲文生所贈采芬女子足車。據湘綺云，女子姓左氏，實未一見其色，然中有句云，初七十九，爲忘其觀之時；至他處野，適是同見之。則不能謂之未見其色，昔明仲尚書拜孟英，古別離紫玉歌，實爲左氏女子作，而綺書明卷，則七夕詩所詠尙有蜘蛛解角絲，鱗象事矣。反正後，湘綺以故，朋友稱余，湖南鄉賢羅延閣，且大時服社贊，先生則紅頭花頭衣袍繫掛挖髮而出，諒不得已歸隱爲一既矣，先生謂之曰：子母說，吾衣綉着衣，吾

變若裝，皆外國紙也，有何文野？相與一笑。昔歸西古書讀論曰：先生嘗謂曾忠派詩，有若錦上添花
 多少，試問長江水淺深，是何義語？先生曰：子意若何？曰：歸功水輪。先生笑曰：否，此乃見其生機也。是時
 曾餘金五十金，余報之以詩，身在江都，對水賦此耳。（見甲寅第一卷三十五號）
 四者夫字，朱字多失其句法，如賜世野乎哉夫，我則不暇，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等夫字之作諸詞者，皆
 當屬上句，夫我不詞，夫乃不買，世間那得有夫我乃之言，兩結書讀論西古，易讀詞，夫歸報往而事畢（元
 句）而做贈兩句（元句）兩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詞，則補矣，報朱之句讀亦失，當作夫歸報（句）往而事畢（句）
 做（句）顯兩句，則兩句（句）名辨物正言斷，詞則補矣，為安。歸言言似當作夫歸，（句）往而事畢（句）而做
 （句）顯兩句則兩句（句）云云。湘綺為之首肯，今所行則易王氏。其用在前，猶是夫歸報日，一者，用陳德
 斌說也。先生與李章伯等結，臨林詞社，「賦湘五子」之治經通詞故空句，二十餘年有三著述，在咸豐十
 五，咸豐丁巳，舉本省鄉試，以貧就食四方，嘗上山東巡撫崇恩所。已未，轉閱報聲，大學士肅順素欽其才，
 延館於家，奉之若師保，機變咸與啓助，左支右絀因以得解。俄天下刀亂，將帥多開募府招其才，曾文
 正尤慕好士，漸顯既敗，乃走依文正邸門軍，時幕下有衣成起家為幕僚，裸身卑賤與流輩，先生因以客自居
 ，不受事，號為屏儀節，康真廷紳，會法以繩吏行，雖刑以極行究，多見採用。治公該員，官散事者皆稱弟
 子。先生仍為客，往來軍中，每旬月數日即歸，會走歸文正於會慶節署，公本報，但遣使召飲，先生笑曰
 ；相國以我為幕僚事乎，幕僚裝束小所人，直謝而足。會文正與歸再出，道經節署署前，幕復功成，幕復過

代，而先生使其遷事，文正且不自信也。又嘗設胡文忠公興辦學堂，微小變法，應請建夏，文忠則不敏，復囑文正曰：南洋開埠，十竹我時，而英荷佔之，且俄羅窺我，今士猶知兵，敢方初編，為時南洋代價開事，文正亦則不敏。至是，知事成之由命，設學之無具，乃德是無復用世之。惟出所學以補後需，于文忠公實慎盡重之，聘任成都有德書院院長。至之日，建辦學而告曰：治經於易，必先知其字含數義，不當盡訂其名；於書，必先斷句讀；於詩，必先知男女時序之辭，不足以知學官，傳後世，一札二帖，乃可百端，聰明然後治春秋。又曰：說經以盡字為貴，而非圖說文解字之字為貴。又曰：文不取於古則已法，文亦學與子古則亡意。嘗清季，獨學晦塞，久鮮通儒，聞先生言，始知研讀注疏諸史文選等。既生且有記，月有說，暇則習禮，（若鄉飲投軍之類）三年而上風丕變，其後靡不，無光，胡從前諸人，翻為新師，咸守家法，較之於經學海所造說者殆有過無不及焉。同學友，還主長沙校經書院，備移衡州船山古院，而所得十少屬於醫業。宣統間湘撫岑春煊以所著諸書奉謝，得旨賜館翰林檢討，晉侍讀。人民國，備為國史館館長，用費凡起例，建率。先生於學，初由禮始，致三代之制度，詳器物之所用，然後建春秋微，張公，申何學，見大乾嘉學者有注疏文章，皆法鄭孔，有解釋，無記述，重攻難，略論舞，讀者其十有數段九段，慨然曰：文者衆之所託，禮之所寄，史編之以信後世，人編之以為勸，則不修則意不達，意不達則藝文廢，俗且反乎況純，况乎學乳所補，皆仰觀俯察之所得，字曰文，其若在天之原象，在地為顯隱之跡，必其瞭然者也。今若此，文之遺幾乎息矣。故先生為文，悉本詩經春秋，而通乎莊生之旨，法韓歐蘇，而與而達之於理，使

圖書有所歸併，豈其空而悅其心，求世爭利，則官制劣人心，其禍有甚於我，草書治亂，則推調亂之慮，其
蓋必本圖書身，折中外之學說，探禮五經，舉折衷於聖人，味者不察，或以爲滑稽玩世，或以爲高遠不中依
情，莫知微妙玄通，辨傳之所自來，徒貴其文辭，目爲文士，而風氣致用，悲天憫人之衷，自謂冠以經術則
無一日而或忘者；第及門問學之士，朝夕相處，或竟之論驗也。所著周易說十一卷，內書說三十卷，內書大傳
補注七卷，詩經補義二十卷，禮經說十七卷，周官說六卷，禮記說四十六卷，春秋例表三十八篇，春秋公羊
傳義十一卷，論語訓二卷，爾雅集解十九卷，凡仲簡要，兩錄宋今古。湘軍志十六卷，是非之公，惟唐後良
史第一。莊子注二卷，墨子注七卷，莊子注一卷，楚詞釋十一卷，亦多新義。其體散八卷，六貴附原，秋
實詞，較楚中義，衡陽雜志，湘源縣志，其陽州志等書，亦頗著名，文集八卷，散體淵源不賈，駢偶不沿六
朝體裁。詩集十四卷，有多兵去神之風。更輯八代詩選若干卷，唐詩選十三卷。家弟子復述續論，仿歸志作
玉華二卷，合刊爲辨論續論書。論編尚多，未及錄而致，與補編人劉子涉孟孫均湘論弟子，復古英文，足顯論體
宗，據實生，致取名山官學教育，未及叙官而致，與補編人劉子涉孟孫均湘論弟子，復古英文，足顯論體
。雖經見弗遠靡不。兩地博識之。著致上配致致，說文舉例，詞源地，其門行，其京經高家致補尚存，餘
若古文尚書致，禮經表，說經凡例，遺稿未傳，胡從簡字致學，亦仙翁弟子，少貧困，編釋釋疑爲稿，年十
九始讀書，刻苦自勵，三十爲邑庠生，肄業海日書院，以讀藏書，處處調訓。張文襄仲學司甲，試用補社補
考，拔第一，選爲鄂都院上舍生，其爲學，融貫經籍，周禮大小說記並注疏傳成補，湘論初原，就玄端疑難

所用，似士多繼阮氏經解，圖從簡取證經記，曲折旁通，被爲書長，後成進士，用知縣，乞祠歸，家居治學，竟不復出。所著皆有經經攷，雖經釋例，周禮句故，大戴禮記箋，禮書管窺，累六百餘萬言，蔚若繼曲臺之後，似以夜分就帶下筆餘，五十兩料。從子念孫傳其學，文律成升橫清代漢學大師列傳，並鄒禮王則題（附俗與胡從節）皮繼瑞爲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經學家（列傳第八）初本列湘綺於常州派今文經學家（列傳第七）與武進莊氏存與，述屈，較甲，有可，劉臺諒，宋樂鳳，陳立，書與思，迎鶴齋，郝懿行，戴望，饒漢，新家爲一系，太炎謂湘綺非常州派，其說經學簡，而亦兼采古今，且重周官，（莊氏亦講周官，劉氏兼說書序，是知當時祇攻左氏，猶未遽攻「古文」也。這郝懿行始攻書攻「古文」耳。先生生於郝後，即兼古今，且重周官，則亦不得云常州派也。）此但於惠戴二派外獨樹一幟，而亦不肯服從常州也。（先生少年，嘗至廣州，爲陳仲衡制，不肯服惠戴，又與郝懿行意見不合，故不肯多常州後塵。）於是擬湘綺爲獨立一派，曰湖南派。古今兼采經學家，而以王先謙皮錫瑞附之。惟王先謙經學書未見，惟皮氏經學通論中極力稱許，故擬列入。太炎又謂湖南經學，唯有京立湘派而已，致其始，爲郝叔補限，不過祖題經義，王從劉章人經學，一畫爲古，文節規摹毛鄭，發明雖少，然亦兼采古今，無神舒翼奉叔妄之見，皮氏先亦從吳皖二派入手，久之，以翁潘書繼，非舊「今文」則謀生終緒，故以此投時好，然亦不過承「今文」也。注國垣作光宣時增點將錄（見甲寅題刊）列湘綺爲詩經書類類，冠於一代詩人之首，其詩集十四卷，別集三卷，實一代詩人之冠冕也。先生費都門雜詩二十二首，圖行第三十章，以及四明詞，均爲有國時代之稀篇絕製，尤以四明詞爲最有名，係傳說